



▲梵高在野外作畫



▲梵高在奧維爾度過最後的歲月



▲梵高在阿勒遭村民仇視，並不開心

《梵高·永恆之門》 與梵高對話

劉偉霖

影片於梵高住過的阿勒（Arles）及死亡的奧維爾（Auvers-sur-Oise）取景，即使影片大部分是英文對白（夾雜法語），飾演梵高的威廉迪福（Willem Dafoe）也是以美國影星的身份廣為人知，但本片有大量知名歐洲影星參與。

故事聚焦於梵高在阿勒、聖雷米（Saint-Remy）精神病院，以及奧維爾的最後日子。影片以梵高在巴黎結識高更（Paul Gauguin）開始，高更由奧斯卡伊撒（Oscar Isaac）飾演，即是《知音夢裡行》（Inside Llewyn Davis）的主角。梵高接受高更的建議，去到法國南部的阿勒，但阿勒沒有他想像般陽光普照，他更逐漸被村民仇視。梵高入住聖雷米精神病院，被迫和真的狂人相處，最後在奧維爾死於非命。

或許有觀眾對結局詫異。即使「梵高自殺死」是常識，但對他的死，素來有「他殺論」或「意外論」。皮亞勒（Maurice Pialat）一九九一年的版本《梵高》（Van Gogh），隱晦地（不過客觀地正確）只給觀眾看到梵高負傷回到村落，已是一例。假如讀者還未猜到《梵高·永恆之門》怎樣結尾，我

也無謂多口了。

梵高傳記二分法

梵高的傳記片拍過不少，其實都可以分成兩類，一是嘗試用梵高的目光看世界，或者用他人的目光看梵高。本片、不久前的《情謎梵高》（Loving Vincent）、一九五六年的荷里活製作《慾海浮生》（Lust for Life）屬「梵高看世界」，至於皮亞勒的《梵高》與阿特曼（Robert Altman）的《梵高與提奧》（Vincent and Theo），可以歸類為「世界看梵高」。

其實誰都看得出本片是「梵高視角」，第一場是沒有畫面的梵高自白，第二場是梵高的主觀鏡頭，邀請村姑做他的模特兒，第三場是巴黎酒館，只有兩個角度：梵高輕視地打量其他畫家，而其他畫家以排斥的眼光看他。

鏡頭搖得很厲害，同樣，任誰都說得出這代表了梵高的精神狀態。筆者的個人口味，對手搖鏡沒有好感，尤其是我覺得這部片不只是為搖而搖，還要故意搖多幾下。本片自以為暗示，但實際上畫公仔畫出腸，一開



▲威廉迪福憑梵高一角膺威尼斯影帝

始就要講明梵高是個「外人」，在精神病院和神父的對話一場，鋪排梵高像耶穌一樣被人迫害。

不過有兩個影像特點，我覺得是其他梵高影片做不到的。第一是法國實景拍得頗為肅殺，不帶其他梵高傳記片的懷舊田園風味。第二是有大量特寫，威廉迪福憑本片得到意大利威尼斯影展最佳男演員獎，大量特寫突出他的演技，但真正特別的，是配角們的特寫，包括飾演精神病院病友的Niels Arestrup、飾演神父的Mads Mikkelsen，以及



▲《梵高·永恆之門》讓人想到默片的表達技巧

飾演Gachet的Mathieu Amalric，這些人物特寫令人聯想到默片的表達技巧，他們的臉也像一幅幅風景畫。

在劇本的層面上，選用「梵高看世界」的觀點，似乎就決定了故事一定是「世界不了解梵高」。反之，「世界看梵高」就多數會引領到「梵高是惡魔」「梵高自己害自己」的方向。而本片的劇本結構，像由一個個「對話」組成，包括他和高更、酒館女東主、弟弟、病友、神父、Gachet之類。其實還有一個對話者：「大自然」，應該至少有兩場戲，都是長達幾分鐘而且沒有對白，去拍梵高在野外作畫，包括一些很老土的、梵高打開雙手轉來轉去的鏡頭。

還需要再拍嗎？

而這些對話（除了大自然），都在展示其他人不懂梵高，包括公認最是支持他的弟弟及Gachet，這個劇本都是想突出這兩人懷疑梵高的時刻。神父那一場寫得最差，一來是長，二來是太明顯地道出「世界不要你的畫」。



▲《情謎梵高》拍法有新意

導演斯納貝爾說本片是他身為畫家，向偉大畫家的致敬。這令我想起上次談韓片《燒失樂園》時，指出導演李滄東身為小說作家，用兩個小說作家的作品去再創作。但斯納貝爾創作到什麼新作品呢？觀點是舊的，手法表面上和他人不同，但底蘊陳腔濫調，畫出陽地玩主觀視點，拿着攝影機用力搖。既然梵高是一個前無古人，象徵着原始創意的畫家，何苦要用陳腔濫調去向他致敬呢？皮亞勒的版本，影像上肯定不夠震撼，但為梵高的傳奇添加了新的角度。筆者雖然不同意《情謎梵高》將靜態變成動態，又將客觀世界全盤變成主觀世界的前提，但至少有了新的技術前設，作為出師之名。

我最介意的是，為什麼還要拍梵高？目的是什麼？梵高生前，世界不懂他。現實是，現在毋須受過美學訓練，人人都看得懂他的畫，反而是古典派繪畫，要專家費盡唇舌向外行人「解畫」。人人用「為觀眾介紹梵高」的心態去拍梵高，潛台詞可會是「我比其他人熱愛梵高」？蜂擁去支持這些片的觀眾及影評，心裏會否因為看梵高而自鳴得意？



▲梵高與「大自然」對話



▲高更（左）建議梵高去法國南部

《異能仁》矚目上畫

一周影壇

林錦波

新一年的第二周，上周票房回落至二千二百七十六萬港元，較前一周少收二千零六十九萬港元，當然大家可以視此為回復「正常」，沒有特別受關注的大片和假期的因素，以去年票房的每周平均數是三千七百六十五萬港元來看，上周的票房數字可算「合理」。

票房榜排名方面，《水行俠》（Aquaman）和《大黃蜂》（Bumblebee）仍排第一、二位，在美國金球獎奪得最佳電影和編劇獎的《綠簿旅友》（Green Book）新上畫排第三位，《無敵破壞王2：打爆互聯網》（Ralph Breaks the Internet: Wreck-It Ralph 2）和《葉問外傳：張天志》分別排第四、五位。其他新上畫電影，史泰龍（Sylvester Stallone）主演的《王者之後：重拳復仇》（Creed II）收一百二十一萬港元，排第六位。

今周共有五部新片推出，最受矚目的是前年憑《思·裂》（Split）翻身的美籍印裔導演禮特沙也馬蘭（M. Night Shyamalan）的新作《異能仁》（Glass），這次他繼續與占士麥艾禾（James McAvoy）合作，更要升級，一人扮演十個角色，還有老拍檔布斯韋利士（Bruce Willis）和森姆積遜（Samuel L. Jackson）助陣，聲勢浩大；而奇連伊士活（Clint Eastwood）自導自演的《毒行俠》（The Mule），他飾演窮困老人，在不知情下成為偷運毒品的高手。麥克華堡（Mark Wahlberg）主演的喜劇《失驚無神一家人》（Instant Family），此片去年聖誕前夕在美國上映，收六千六百六十九萬美元，約五億二千三百二十一萬港元。去年在韓

國勁收三百零六億八千韓圓（約二億一千四百五十七萬港元）的《救韓大時代》，以金融危機為題，金惠秀和劉亞仁主演，還有法國男演員雲遜卡素（Vincent Cassel）飾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，卡士十足。而張藝謀的力作《影》，鄭超、孫儷主演，去年九月在內地上映，收六億二千六百二十一萬人民幣。

內地票房方面，《大黃蜂》繼續強勢，穩坐票房榜第一位，而新上畫，王千源和包貝爾主演的警匪片《「大」人物》排第二位；喜劇《來電狂響》排第三位；新上畫動畫電影《白蛇：緣起》排第四位；而《水行俠》（內地片名《海王》）跌了一位，排第五位。

其他新上畫電影，日本動畫《Fate/stay Night Heaven's Feel I, Presage Flower》（內地片名《命運之夜一天之杯：惡兆之花》）收二千四百六十八萬人民幣，此片去年一月在香港上映，收一百五十六萬港元；黑人喜劇《街頭祖霸王》（Uncle Drew）（內地片名《德魯大叔》）收七百萬人民幣。此外，前年十一月在香港上映的日本電影《22年後之告白—我是殺人犯》（內地片名《22年後的告白》）收三百七十五萬人民幣，此片在香港收三百零五萬港元。

美國票房方面，重拍法國電影《閃亮人生》（Intouchables）的《The Upside》新上畫，排第一位，票房只收約二千萬美元，但也有點令人意外；《水行俠》排第二位；《貝拉400哩的約定》排第三位；《蜘蛛俠：跳入蜘蛛宇宙》（Spider-Man: Into the Spider-Verse）升了一位，排第四位；《Escape Room》排第五位。

三地一周票房

截至1月13日

排名	電影	票房	累計票房
香 港		港 元	
1(1)	水行俠	534萬	7117萬
2(2)	大黃蜂	378萬	2442萬
3(0)	綠簿旅友	251萬	251萬
4(3)	無敵破壞王2：打爆互聯網	153萬	3746萬
5(4)	葉問外傳：張天志	136萬	1484萬
內 地		人民幣	
1(1)	大黃蜂	3.29億	7.34億
2(0)	「大」人物	1.24億	1.24億
3(2)	來電狂響	8596萬	5.99億
4(0)	白蛇：緣起	4413萬	4413萬
5(4)	水行俠	3055萬	19.82億
美 國		美 元	
1(0)	The Upside	2035萬	2035萬
2(1)	水行俠	1735萬	2.87億
3(0)	貝拉400哩的約定	1125萬	1125萬
4(5)	蜘蛛俠：跳入蜘蛛宇宙	905萬	1.47億
5(2)	Escape Room	892萬	3246萬

排名欄括號內為前一周排名



▲《異能仁》卡士強

低成本電影示範作

光·影·道

田 力

近年華語電影的製作成本不斷上升，一億元的預算亦只是中型製作，很多投資者虧損嚴重，大量小型公司甚至退出了電影行業。於是，大家便希望以低成本製作突破悶局，可惜不易成功。行內人明白並沒有特別「秘笈」，最重要的還是劇本。劇本的好壞不止於故事，關鍵是說故事的技巧。早前便有四個小成本的電影做出成績，打動了觀眾的心。

《逆流大叔》是陳詠堯第一齣導演作品，在去年的第三季逆流而上，成為賣座港片，主要理由是有笑有淚，道盡中年大叔「男人之苦」。《逆》的觀眾不止男士，女士好像更熱衷，電影反映現實之餘又不失浪漫，實為「驚艷」之作。據說吳鎮宇喜歡該劇本，所以沒有計較片酬，當然是重要的支持，他跟潘燦良的精彩演出互相輝映，重現港片多年沒見的「麻甩」味。原來故事不一定關於成功者才動人，生活的無奈亦令人產生共鳴。

另一部更小型的製作是首部劇情片學生組優勝者陳小娟導演的《淪落人》，因為只得三百二十五萬元預算，作為主角的黃秋生拍完該片都未收分文，非常難得。《淪》應未正式上映，但去年底特別場

已先聲奪人，有影評人認為是去年的最佳電影。《淪》的男女主角都是不得意的人，一個年老無依，一個離鄉別井到香港當傭人，寓意「同是天涯淪落人」。難得的是作為新導演，陳小娟的說故事技巧超越不少前輩，全片溫情洋溢又不失娛樂性。今年金像獎「最佳新導演」應是陳詠堯和陳小娟之爭（《淪落人》剛得到電影評論學會「最佳編劇」獎項）。

第三部是美國電影《人肉搜尋》，預算相對前兩部高，但在美國屬低成本，沒有大明星主演，卻全球賣座。《人》用新的手法拍攝，所有鏡頭都是對着電腦，描述一位父親如何用互聯網尋找失蹤的女兒，讓觀眾停不下來。

最後一部是日本片《屍殺片場》，成本最低，只是二十二萬港元，各地上映成績都不俗，堪稱驚為天人。《屍》與別不同的處境並非唯一，跟另一日本片《爆肚風雲》（1999）同出一轍，但多數觀眾未必知道，反正娛樂性豐富便買票支持。

從以上的例子可見，看電影不只是看大場面、大製作，更重要的是故事能否抓住觀眾的心，這跟製作大小沒有關係。